

29.10

37

昌吉文史資料選輯

北庭文史第三輯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
吉木萨尔县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41 12 51

昌吉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北庭文史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
吉木萨尔县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八月

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北庭文史第三辑

昌吉回族自治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木萨尔县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印刷：新疆奇台县印刷厂

开本：32开 字数：八万

1986年8月出版

印数1—3,500册 单价：0.73元

前 言

《北庭文史》第三辑是在昌吉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组的直接参与指导下，完成审稿、文字加工整理及校对工作的。因此定名为《昌吉文史资料》北庭专辑。

本辑选用稿件37篇，约8万字，作者由上辑的27人增加到40人。无论从数量、质量或内容各方面，都较前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和提高，《北庭文史》已经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初步进入繁荣昌盛的局面。

本文作者中有身在领导岗位，百忙中为我们撰稿的州政协主席王常泰同志，有年至耄耋，远在千里已撰稿八万余字的何善亭同志，有人虽退休，仍不忘为文史献余热的姚世俊、范作义、邵照熙、祁成学等同志，值得可喜的是本辑中又涌现出一批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作者如：朱贵娥、李平、赵永清、吴金泉等，他们热情高、勤于采访，同样也写出了较好的作品。

目前我县各乡、镇文史组普遍建立，已发展包括七个民族的撰稿员、讲述员200余人，读者和交换单位越来越多，《北庭文史》在统一战线和教育后代的工作中，将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广大的文史撰稿员、讲述员积极行动起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文史资料；我们欢迎外地知情人士为《北庭文史》惠稿。文章体裁、字数不限，发表后按等级付酬，未用有参考价值者亦将酌予笔墨费。

目 录

史 料

- 回忆马呈祥进疆前后的几个片断……………王继善 (1)
- 孚远县城“四·三”被劫前后
……………董金铭等口述、马健整理 (5)
- 石厂沟剿匪记……………魏万彬供稿、于文光整理 (9)
- 三台“九·二五”流血事件
……………董汉英等口述、马健整理 (13)
- 马克南潜逃记……………哈里牙斯哈尔撰稿、苏里庸译文 (17)
- 两颗蒙古王印的由来……………王秉诚 (19)
- 三台酿酒业的起源和发展……………杜继祖 (23)
- 吉木萨尔县教育发展比观(上)……………姚世俊 (26)
- 水西沟的冶炼业……………邵照熙 (37)
- 水西沟的玻璃业……………汤希玉 (45)
- 回顾吉木萨尔县的烟草加工业
……………李广汉口述、赵慕彦整理 (48)
- 三台鼠灾……………朱贵斌 (51)
- 建国后历任县长、副县长名表…………… (134)

人 物

- 正骨医生王化仓……………赵根基 (52)
- 回忆父亲……………王学智 (55)
- 回忆吉合义同志
……………哈里牙斯哈尔撰稿、朱马建译文 (58)
- “天山白玉”的引进人李开窍……………宋金铸 (61)
- 邱宗浚家族的兴衰……………范作义 (63)
- 名人轶事两则
(一)杨增新批匾……………孔庆武口述、马健整理 (73)
(二)汪祥煜分水……………孔庆武口述、赵根基整理 (74)

地区沿革及考证

- 吉木萨尔县回民清真寺的变迁……………谭成军 (75)
- 老台无量庙……………王金玉 (79)
- 头王烧坊庄了……………孔繁丛、吴锦泉 (81)
- 喇嘛昭古今谈……………清年口述、祁成学整理 (84)
- 后堡子的魁星阁……………杨兴国 (87)
- 浅谈乏马厰的沿革……………祁成学 (89)
- 孔才留下的几处地名……………阎金堂等口述、靳江整理 (92)
- 北庭古寺正名浅议……………戴良佐 (93)
- “天山龙”和“三台龙”化石的发现……………戴良佐 (94)
- 吉木萨尔古生物化石的发现……………王同德 (96)
- 莫贺城与沙林镇……………王秉诚 (99)

北庭史话

- 北庭回鹘的来源及其宗教变迁……………唐吉康 (106)
- 耿恭井与疏勒城……………石磊 (110)
- 北庭烽火……………张志学 (112)
- 仙姑牡丹亭……………王秉诚 (115)

回忆录

- 孚远县购粮记……………王常泰 (117)
- 解放初期县民教馆的识字活动……………何善亭 (121)
- 十二个月的当兵经历
……………沈玉顺口述、李平、赵永清整理 (125)
- 回忆我的五年战斗历程
……………下其贵口述、刘英才整理 (131)
- 封面设计(仙姑牡丹亭)……………张天民
- 封面题字……………张畸
- 封二图片……………赵开福、谭成军
- 封三图片……………三台酒厂、县文管所

回忆马呈祥进疆前后的几个片断

王继善

青海军阀马步芳同马步青在争夺对青海统治权的斗争中以马步芳获胜而告终。

1942年蒋介石委任马步芳为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芳的外甥马呈祥也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捞了骑五军军长的职衔。

马步芳独揽青海省的军政大权之后，贪心不足，“得陇望蜀”一心向新疆扩张势力，把新疆变为自己的领地，因无机可乘，只好坐待东风。1944年新疆三区革命爆发。1945年春蒋介石命马步芳派一军西征新疆，守卫边防，企图扑灭三区革命的烈火。马步芳终于盼到了这个“天遂人愿”的好机会。经过慎重考虑选中年轻能干的马呈祥，派他率骑五军进疆，占据地盘，为进一步扩张势力打下基础。1945年夏马呈祥便率领骑五军由青海省城西宁出发向新疆进军，他们经甘肃，穿河西走廊，风餐露宿，于当年的十一月底陆续到达迪化。

骑五军到迪化后，马呈祥秉承马步芳的旨意即向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涉磋商骑五军驻防事宜。他根据离开西宁时的安排为名，要求将该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驻进迪化老满城（即今八一农学院），控制迪化，占据了新疆全省的心脏。处于危机中的新疆军事当局答应了他的要求。接着马呈祥又将骑五军两个师，部署在西至绥来东至木垒一带驻防，与迪

化的军部互为犄角之势。

迪化及附近地区居民中间民较多，就是城乡汉族居民中，也多是由甘肃、青海两省来的，因此，他们中不少人同骑五军的官兵有亲戚关系和社会联系，这是易于利用的因素。再加上迪化、昌吉、乾德、绥来、景化、阜康、孚远、奇台等县又是产粮基地，一旦需要，则兵粮齐备，骑五军占了人和、地利两个有利条件，大事可成。

马呈祥率领全军来到新疆，既然怀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当然也就留心前人在新疆的教训。他总结马仲英两次进剿，在军纪严明时就所向无敌，节节取胜，而一旦军纪松弛和土匪一样的烧杀抢劫时就失去民心，从而导致失败的后果。马呈祥为约束部下，制定了一套严明的军纪，要求全军上下都不得违犯，他为赢得民心，还指示部队要搞好军民关系，不得随意侵扰百姓妨害居民，有时还要协助驻地农民进行一些义务劳动。当时驻昌吉的十三团，驻呼图壁县的十五团都在夏收中派官兵帮助农民收割小麦。驻地的农民送去羊只表达谢意，骑五军一概谢绝了。因此骑五军驻防区很少发生军纪败坏的事，军民关系一般还是融洽的，尤其是回民对骑五军更肯信赖。军纪中还有调戏妇女决不宽容的规定，这也赢得了民间的好评。不过马呈祥却允许部队官兵通过正当手续与当地女子结婚，籍此使部队在民间扎根。马呈祥本人不夜与当地的一个民女结了婚，而他的亲戚还是一个汉族，由此更可窥见其用心的良苦。

在旧社会，各种帮会势力猖獗。骑五军驻防甘肃河西期间，曾得到于帮会势力的支持而站住脚跟，马呈祥还当了帮会的龙头。骑五军进驻后马呈祥考虑到自己声誉和社会影响，因他是一盆水至千

时，便隐瞒了帮会龙头的身份，把同新疆地方帮会联系的事交给几个亲信去干。利用帮会的社会关系，让他们搜集地方情报，并且有意识地通过帮会头目制造社会舆论，在各种公共场合大谈骑五军军纪严明，勇敢善战，宣扬马呈祥是一个开发边疆，为民造福的年轻将领。马呈祥还利用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扩大自己势力。他在驻防甘肃酒泉时就请来一位有学识的宗教人士李罕智做骑五军的随军阿訇，并将司令部驻地的后花园拨出来作阿訇向满拉（学生）的讲经之所。骑五军进驻新疆后，李罕智阿訇也随军来到新疆，经马呈祥安排，担任了迪化河州清真寺的教长。1947年的一天，我到河州寺做主麻（伊斯兰聚礼）记得李罕智在大殿（礼拜堂）里，讲经时说：我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伊斯兰”是“和平”二字。真主启示的《古兰经》中教导我们要加强团结，不记私仇、劝人行善、舍施钱财、救济穷人、保护孤儿……。我们伊斯兰教的发展，全凭真主护佑，但也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民军队来保障，骑五军的马军长就是维护我们“伊斯兰”教利益的，我们穆斯林应该支持马军长维护新疆的安宁。后来我又看到很多阿訇和回族中有声望的人士常到老满城拜访马呈祥，密切相互间的关系，支持马呈祥和骑五军。马呈祥在联络回族上层和宗教人士方面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并收到确实效果的。

马呈祥在社会上通过各种途径，树立自己威信的同时，更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忠君”（即忠于马步芳）的思想教育。每年冬、秋季都要在部队中进行骑射及各种战术训练，还在老满城开办“短期军官训练班”，每期半年，并聘请黄埔军校新疆分校的教官及本军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担任教官。训练班的学员期满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要给予奖励。

第一期结业前，在老满城西郊举行的一次战斗演习中，一个名叫张××的学员积极勇敢在冲锋时被手榴弹炸死，马呈祥不但为这个学员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还在学员中间大肆表彰张某的勇敢精神，借以激励军心，鼓舞士气。

骑五军由于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全军多数官兵的骑射技术是过硬的。马呈祥为显示军威，挑选马术和骑射技术最好的官兵，在迪化城郊举行一次盛大的马术和骑射表演会。在表演会上，骑五军师长马成贤也参加了表演，他那一身变化无穷和百发百中的骑射技术，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誉。

当时乌斯满土匪，在北疆各地十分猖獗，每次国民党军队同其交锋都大败而归。而骑五军战斗力较强，骑术精湛，能够制服他们。因此，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老百姓害怕“伤脑筋”（人民对国民党军队的贬称）乌斯满怕的骑五军的民谣。

骑五军进疆后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当时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已看出了马呈祥企图称雄新疆的野心，但自己无能为力，只好采取拉拢的办法。宋希濂以马呈祥年轻有为资历浅，仍是少将军衔为由，经报上级批准，晋升为中将。马呈祥来疆虽然志在替马步芳发展势力，但对宋希濂的青睐，表面上也不得不装出一付感恩之态。因此，在新疆警备司令部召开的重要军事会议上，马呈祥多次对宋表态说：“一旦新疆发生意外，有骑五军为宋司令效命，保证根基安稳，无后顾之忧。”支持宋对新疆的控制，抵抗革命力量。可惜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随着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节节胜利，新疆正在准备和平起义。马呈祥效忠于蒋家王朝和马步芳，逆历史潮流而动，企图以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的举动在骑五军广大官兵和群众中越来越孤立。终于在1949年“九·二五”和平起义前夕，他陷于欲战无力，投降

人民革命阵营又于心不甘的困境。最后只好选择了同叶成、罗恕人等少数死硬派一道离开新疆，匆匆逃出国境的可悲道路。据说马呈祥经印度绕道到台湾后，在金门岛曾担任过海防司令，现退休在家养老。

孚远县城“四·三”被劫前后

董金铭等口述 马健整理

1950初，继新疆和平解放之后，在中共新疆分局的领导下，全疆很快恢复了社会秩序，并普遍开展建政和起义部队的整编工作。少数极端反动分子，利用我军进疆不久，部分群众对共产党尚存疑虑之机，进行造谣、捣乱，妄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

当时迪化专区的东四县，原国民党骑五军21团的两个连于三月下旬首先在阜康叛乱。他们以叶生林、马占林为首，提出“打回青海去”的口号，绑架连政治指导员，抢劫武器弹药，在解放军跟踪追击下，这伙叛匪被围歼于甘河子南山，叶马二人见大势已去，最后只好投身于乌斯满。

叛匪被击溃时，约有一个班的漏网匪徒，携带轻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六枝，趁乱流窜我县南山一带。他们与本县青红帮头子谭贵，奇台县青红帮头子安岐峰，阜康县青红帮头子傅凤岐以及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土匪虎占林、乔德政等相互勾结，纠集了四十余人，并于4月3日晚（阴历二月十七日），趁机窜入县城打伤革命干部，抢劫各种枪械七十三枝，马二十六匹、鞍具十一付、子弹六箱、现金2,450元，

还有被服、食品、砖茶等物件，他们再次欠下了人民的一笔血债。

匪徒攻城前的准备

这伙匪徒们为抢劫孚远县城，事先曾做过一番周密的计划，1950年3月24日夜晚，谭贵召集骨干分子在双岔河子王双全（毛娃子）家秘密集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安岐峰、傅凤歧、石秉章、段士清、张华生、叶积善、夏石秀、李鸿儒、李配友、王双全等十二人。会上决定：一、谭贵负责联络三台驻军排长（起义部队）红帮分子马成全，争取他们援助。二、虎占林携安岐峰的亲笔信去阜康滋泥泉子与叶生林、马占林接头。三、三台、县城等地的青红帮分子统一由王双全调动。四、南山一带由石秉章负责发动组织。五、打开孚远城，夺取武器，放出犯人，扩充实力，向东发展。

这次黑会后，匪徒们四处活动，到处散布谣言，他们给青红帮成员说：“解放军来了要活埋你，不如跟我们反了，捞他一个是一个。”一些人在他们的蛊惑下上当受骗，跟上他们走，一些人明知是火坑，在他们的威逼下，不得不去跳，如水西沟炭窑上的张把头，就是因不愿跟他们走，被活活地打死在炭巷里。为摸清县城底细，匪徒刘占山混入孚远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充当代表，另一匪徒范彦青虽不是代表，也在会上窜来窜去探听消息。

据匪徒乔德政交代：他们原定于4月2日晚起事（阴历二月十六），兵分两路，并约好以三台骑五军的两个排到柳树河子后，打信号弹为准，一齐向县城进攻，攻不开就转向后堡子抢劫。因那天晚上骑五军的人未来，安岐峰等不得不决定将时间改到第二天晚上。匪徒们当晚仍窜回芦草沟隐

款。 镇内群众闻风而至，手执武器，严阵以待。

4月3日下午，他们不放心，又派兵四溜进县城察看了一回，证实城里确实没有军队，才决定当晚动手。

大约在匪徒攻城前半天，小龙山的热水河子附近，曾发生过一起解放军购粮工作队三人被杀事件，前指导员金学禹被虎占琳等三人用刀子抹死，一连李得副排长受重伤，匪徒们抢走他们的一枝冲锋枪和一枝驳壳枪。

4月3日下午，干佛洞的匪徒土发现山下来了些鬼鬼祟祟的人，形迹可疑，即到县城报警。董金铭接报后，立刻将情况向县委书记王清波汇报，王书记登上西城门楼，用望远镜朝西南山中观察了一会，未发现疑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便就匪徒们留下了可乘之机。

午夜时分，人夜。半夜，枪声。

4月3日(阴历二月十七日)晚，县业余剧团为庆祝平叛第一屆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的胜利闭幕，在城东街曹家烧坊院内举办了文艺晚会，演出秦腔等文艺节目，干部群众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这时，从干佛洞冲下来的四十多名匪徒，悄悄溜到城南，他们砍断电话线，将台的话机线，潜伏在一处壕沟中，等待时机。

夜到十二点左右，晚会结束，观众们陆续回家休息，不久，全城一片静寂。突然，一条黑影从城墙的西南角爬了上来，这个人就是匪首王双奎。他命令虎占琳用刺刀在南城门底下挖洞放进一班人，一面又溜到城里的金治国家中，拿出一把斧头，撬开城门铁锁，陈老其华、刘彦青在城外看守马匹外，其余全部匪徒都进了城。他们在匪首的指挥下，迅速把机枪架到南城墙上，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深夜两点钟左右，人们在睡梦中突然被枪声惊醒，在公安局值班的高志正，忙到县党委报警。这时的枪声已响成一片，进城的匪徒们全都用白毛巾裹右臂，喊杀连天。乔德政带领一班人首先冲向政府大院，安岐峰在街上大呼：“一连朝东，二连朝西，三连把守南门，杀呀……”，匪徒还用河州话大声叫着：“阿奶奶×的，抓住他，把头给砍下！”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谁也猜不透到底来了多少土匪。这帮匪徒用机枪封锁政府二门，枪伤了贾俊德副书记，砸开库房劫走武器弹药，又冲进监所放掉在押犯十六人。在这当儿，我监所警卫龙志堂开枪还击，打伤了匪徒谭金贵，终因寡不敌众，四名看守人员全部被俘。龙志堂于匪徒撤退时偷跑，刘金华等三人一直被裹到哈密，直到这股匪徒全部被打垮后，才重返家园。

与此同时，王双全、虎占林等带另一部分人冲进公安局，在那里他们又放掉在押犯三十多人，抢走了库存武器弹药、马匹及公安战士的菜金。之后，这伙匪徒在城里又多处窜扰，他们抢了丁万福家、住魏殿清家的购粮队和县供销合作社，还抢走了孔家、王家等十多匹马，大约闹腾了三个多小时，到天快亮时，才由南门撤走。

当高志正向王常泰书记报警时，王书记怀疑可能是公安队有坏人叛乱，仔细一听，密集的枪声中有机枪声，才知道事态严重。此时夜既黑，对敌情又不明，城里又无驻军，无法组织人力进行抵抗。王书记决定派赵子明负责把住在县委院内的几十名新参加建政工作队的青年同志撤到安全地带。随后，他又和区党委何崇华部长一起率领工作队的七、八个同志爬上北城墙，作好情况恶化时的迎战准备，所幸，当夜匪徒没有到县委大院来。直到匪徒退走后的第二天上午，孚

远才和迪化接通电话，并汇报了被劫的详细情况。

反 革 命 的 下 场

4月3日匪徒抢劫孚远城之后，他们的人数已迅速增加到一百多人（其中包括一部分被裹胁的百姓），多数人手中有了枪枝和马匹。第二天他们离开县城后又窜到南山花儿沟，新地的青红帮分子宰猪杀羊，还为他们庆贺一番。第三天经泉子街到塘坊门又有部分青红帮分子参加，这时他们的队伍已增加到二百多人了。他们自称是“人民革命新骑五军”，马占林为总指挥，安岐峰为参谋长，叶生林为团长，谭贵为供给主任，这股匪徒胆大包天，妄想于4月13日再次攻进奇台县城。就在他们行动的当晚，被我解放军49团击溃，余众东逃至哈密，又被围歼，除战死外，全部在天生圈落网，死不悔改的匪徒们，除王双全在奇台被击毙外，匪首安岐峰在奇台伏法，谭贵、傅凤岐、虎占林、乔德政、范彦青、刘占山等均在我县被枪决。这伙亡命之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石 厂 沟 剿 匪 记

魏万彬供稿

于文光整理

新疆和平解放后，原鲍尔汉主席的警卫连，新疆保安司令部的保安大队，警察局的保警大队和国民党六区公路局，被统一整编为新疆省公安厅公安营。

为减轻新疆各族人民负担，新疆军区于1950年4月初，

号召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垦荒造田从事生产。我所在的公安营二连二排，由付连长刘宗志带领，开赴迪化地窝铺附近的六十户农场。上级给每个战士发了一把镢头一张锹，从此开始了生产队挖地造田的垦荒生活。

我们二排进入农场不久，有一天，突然接到新疆军区的命令说：“愤匪乌斯满和部份叛兵、青红帮分子在阜康、孚远、奇台、木垒和巴里坤一带叛乱，让公安营派一个精锐连参加剿匪战斗。”经二连领导研究决定，派我们二排前去执行这一重要任务，并将二排的骨干战士集中充实四、五两个班，另抽调一排三班编为二排六班，全排共三十八个战士由付连长和我带领同另两个排共同组成一个一百一十二人的加强连。在营长赵林旺率领下，乘坐汽车于4月8日抵达孚远县。

我们到孚远县城后，才知道4月3日夜土匪袭击了孚远县城，县公安局的枪枝被土匪抢光，连县长孔庆文的大走马，都被土匪拉走了。城乡居民人心惶惶，社会治安和敌情非常严重。

4月10日据知情人来向我们报告，在泉子街一带发现匪情，当天下午我们立即出动，到达泉子街，占据了有利地形。二排分别守在两个碉堡内，等匪徒的出现，夜里天气突变，降了一场大雪，有二十多公分厚，我们一直守到天亮，没有发现一个匪徒。

14日我们听说攻奇台土匪被我军打散后，一部分残匪向东逃去，一部分残匪一边沿途抢劫一边向孚远方向游动，为截击这股残匪，保卫孚远各族人民免遭涂炭，太阳落山后，我们奉命撤离泉子街，抄近路涉过冰冷刺骨的河水，急驰返回孚远县城。在一夜行军途中，尽管有的同志的脚冻肿了，腿酸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我们返回县城后，驻防在原骑五军住过的营房里，加强戒备，昼夜派人放哨，进行巡逻。过了两天，又有群众来营房向我们报告，在三合发现了个外号叫“飞毛腿”的匪徒，这家伙白天不知潜伏在什么地方，一到夜晚就一个人四处活动打家劫舍，骚乱群众，闹得人心惶惶不安。赵林旺营长亲自带上一个班的战士，骑马持枪前往三台捕捉这个残匪。可是他们跑了一夜，却未见这个“飞毛腿”的踪影。

17日赵林旺营长带领一个民族排到孚远县南山进行巡逻，在进山的途中突然与一股土匪遭遇，很快接上火。双方打了一个小时，敌人溃退了，由于山高林密，我们的战士不熟悉地形，土匪逃跑了。

20日新地乡来人向部队报告：“在新地乡一带有土匪活动。”我奉令率领二排战士去追剿敌人。我同参谋白云鹏同志集合全排战士，向大家宣布了战斗任务并要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当天下午在夕阳映照下，由向导领路，全排战士骑马离开孚远城，向西南方向进发。天快黑时我们这支部队来到石厂沟口。

石厂沟两面是连绵起伏的山峰，光秃秃的，沟底有一条树木不多的沙石河。山里没有路径，战士们排成一字长蛇阵，沿着小河岸缓缓而行。一进山区夜色越来越深，最后黑得几乎伸手不辨五指，在黑夜里马蹄踩着乱石，部队的行动非常艰难。到了半夜，我们拐过一道山湾，顺着山沟又转为东南方向前进。大约走到鸡快叫的时候，感觉眼前山峰已经变低，山沟也逐渐显得宽扁起来。天色逐渐发白了，在一道土山梁上，忽然发现一个大门向东的院落。这所庄院的周围有几棵大树，树枝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向导示意，要大伙停止前进。我们将战马隐蔽在安全地带，我小声命令四班长